國朝文錄

二希堂文錄引

二希堂集漳浦蔡文勤公著其曰二希堂者謂學問不敢望朱元晦其庶幾眞希元乎事功不敢望諸葛武侯其庶幾范希文乎蓋其生平拓落不羈以振古人豪自命潛心理學務絕其自私自利之心故其發爲文也義理則日月晶明氣勢則江河洶湧格力則龍虎爭鬥意度則原野安閒鑿鑿指陳皆有裨於學術治術無論鞶帨爲文講機局而工格調者不能及即講學家洞見本原而不能發揮酣暢務爲詳複而不能紀律嚴明者亦不能及也先生之選古文雅正也持擇綦嚴自漢以後僅得二百餘篇凡理正而詞

不雅詞雅而理不正者皆不錄謂其事則可法可傳其文則可歌可誦讀先生之文吾知必有興起於百世以下者矣序傳美不勝收今擇其文之尤者爲二卷上高李祖陶撰

二希堂文集目錄

卷一

卷二

二希堂文錄卷一

漳浦蔡世遠聞之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illegible]

上高傅[illegible]藍田校刊

歷代名儒傳序

聖人之道具於經故必知道而後能明經然傳經亦所以存道自孟子後漢儒有傳經之功宋儒有體道之實漢初董江都學貫天人定一尊於孔氏罷申韓蘇張之學儒之醇者矣然伏毛孔鄭諸儒各有傳經之功不可忘也有宋周程張朱五先生繼起直接孟氏之傳聖道如日月中天道統之所由集矣而其時師友之相與

講習而衍派者何其盛也輕漢儒者以爲徒事訓詁而少躬行心得之功不知代經秦火漢儒收拾於灰燼之餘廣續衍繹聖人遺經賴以不墜漢朝得收尊經之效定四百年之基六朝反之而替唐貞觀因之而昌漢儒之功其可掩乎議宋儒者以爲研精性命恐少致用之實不知修己盡性功施靡極使程朱得大用於世隆古之治可復也宋季指爲僞學國隨以微魯齋之在元略見施用有經邦定國之功明初正學昌明成弘之際風俗淳茂近古嘉隆以後人不遵朱學術潰而政紀亦壞非其明效大驗歟譬之談周二語明如指掌家王業者漢儒其后稷公劉古公也宋儒其文武成康之盛治也

今尚論文武成康而忘后稷公劉古公之肇基累仁可乎然使但稱后稷公劉古公之能興周而不及見文武成康之盛治其遺憾也不又多乎我

皇上尊經重道作君作師超越百王漢宋以來諸儒特增從祀兩廡天下靡然而風矣高安朱先生體究正學服膺儒行論道經邦之暇與世遠議修歷代名儒傳因屬其及門安溪李君立侯纂爲傳論李君通經考道得家學之正傳自漢至元編摩閱歲高安公與世遠又討論而考訂之毋取其濫飾節而墜行者雖有儒名必黜毋取其隘服古而清修者確守先緒必錄學者苟能志道以

明經復因經以求道不岐於異說不汩於功利明善克私惟恐不及以兼收漢宋諸儒之益將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國家有用之儒彬彬然輩出矣

持論最平罕譬尤善

○○歷代名臣傳序

名臣傳之始於漢何也。秦以前。左氏史記簡而備矣。秦無名臣也。例陳平趙普何也。雖豫章謂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陳趙於四者有歉焉。非所以示訓也。故例之也。苟其心有可原。雖粗疏如陳賢張浚必錄之。苟其心有可識。雖事功如陳趙必例之。猶名儒之不列揚雄。循吏之不列趙廣漢也。廣漢猶純用鉤距之術。揚雄爲莽大夫。故均例之也。漢唐以來。人材輩出。後先相望。畧綜其概。雖容翊贊。有始有終者。魏丙第五倫姚宋王旦李沆韓富也。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諸葛武侯陸宣公范文正司馬文正也。身爲開國功臣

而遂相之。紀綱百度者。蕭、曹、房、杜、耶律楚材也。抱負經綸。鬱不得施。獨用方般。遘奔之年者。賈誼、楊綰也。頗見施用。功在天壤。竟以齟齬不究其材者。裴晉公、李忠定也。屹如山岳不可動搖。所遭不偶。蹇蹇匪躬。王嘉、李杜、楊震、褚遂良、岳武穆也。苦心調護。輸忠報國者。狄梁公、李鄴侯也。徇德高年。蔚爲國瑞者。高允、文彥博也。誥行所學。魚水相歡。貞觀致治。幾於三代。魏鄭公偉矣。（筆法一變）蕭綽、王朴、雖偏安之臣。未可小也。安邦戡亂。德盛禮恭。郭令公尚矣。周勃父子、溫嶠、李晟、祖逖、宗澤、孟珙、察罕帖木兒、或功已成。或志未就。亦足欽也。謀略蓋世。雖利不居。張子房高矣。東京鄧禹、亦可嘉也。抗節

不屈、則張許段顏文信國余闕壯烈直言不諱、則汲黯鮑宣劉蕡、陳瓘胡銓最顯。（到此○勢○須○一○頓）合千數百年之巨公偉彥崇勳峻節、彙次成書、若聚之於一堂、而親聞其謦欬緒論也、若設身處地、而親見其設施張弛溫恭之度、剛明英卓之概也、觀其人、論其世、名臣之行事備、而古來用舍得失君子小人消長之故、亦略可考矣、編次者誰、自漢至明、南城張君百川也、（起勢用也字遞接到底）唐至後五代、漳浦藍君玉泉也、宋至元、安溪李君世幽也、商安公既定其規模、三君纂討之、世遠僭加修飾之、商安公又從而潤色之、蓋商安公贊襄密勿於帝廷、時聆疇咨之訓、賡明良之歌、世遠又獲簪筆起居、忝在講

筵侍從之末四載以來每親聞
聖天子之所以誨飭臣工示以忠誠體國忘私忘家者諄懇詳盡
非語言記注之所能盡可以垂之千百代而爲典謨爰推本此意
與諸君合訂此書以備朝夕之省覽起臣子之興觀有志之士奮
乎百世之下以斯書爲階梯而上溯焉皋益甘傅周召可比隆也
漢唐以下云乎哉
前後敘書本旨中間雍容品藻鬱爲鉅觀有高山深林龍虎變
化氣象

○○歷代循吏傳序

昔在帝堯克明峻德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帝治之隆萬古爲昭及考二典終篇而知時雍之化雖本于峻德之明實因內有九官外有十二牧師濟盈朝循良布列也內無九官不能以成都俞吁咈之盛外無十二牧則不流宣化者闕焉又何能官得其職吏當其材蒸爲風俗哉十二牧之職即漢之刺史牧守宋之節度觀察廉訪轉運等使也帝之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蓋亦不外養之撫之厚德以感之飭厲以安之而已此後代循吏之極則也欽惟我

皇上留心民瘼。選飭吏治。凡廉聲丕著。實蹟昭彰者。必加以不次之擢。反是者則降且黜。天下親民之官。爭自濯磨。以成時雍之化

[illegible]

矣。竊謂親民之官。以廉爲本。以仁爲本。引而近之。欲其親。格而禁之。欲其嚴。理之。欲其明。措之。欲其備。慮民之不給也。爲之課農桑。訓節儉。輕徭役。廣積儲。遇有故則賑貸之。又加詳焉。慮民之不戢也。爲之敎孝弟。敦睦婣。懲誣黜。息訟爭。以事至者。誨諭之。又加詳

又○冬○游○殺○等○

焉。根於中而不徇乎外者。賢守令也。結歡上官。而不體下情者。民之蠹也。自恃無他。而張弛不協者。誠不足。識不充也。視猶傳舍。因爲利藪者。本心既失。殃及其身者也。措此數者。其於帝廷咨牧之

意。

聖天子懷保之心。庶有合乎。南靖張君季長學古通務。有守有爲之士也。適高安公與世遠。欲修歷代循吏傳爲其手録。既成。加以釐訂。與名儒傳名臣傳並梓以行。世遠不揣固陋。敬論之於簡端。以質天下之有志於化民成俗者。

○○○發明一段意○○○○○○

傾囷倒廩而格意自前然言外此文又別成一局。三篇意製相說體格各別首篇細意斟酌次篇提筆直書此篇則息心靜氣自作一論先生之于文律𥳑奕學者于此參觀而有得焉亦可以盡文心之變

四書朱子合義序

聖賢教人之法莫切於四子之書。解四書者莫備於朱子。朱子之解四書也。有集註。有或問。有中庸輯畧。有論語精義。議論往復則散見於文集語類諸篇。讀四書者即朱子之書三復之而義具矣。四子之書平近無奇。長國家者恐人之不肯誦讀而玩索也。於是以經義取士。定為程式。使自證其心得而發揮其蘊奧。非由此者雖奇才異敏魁閎博通之士不得以自進。又恐人之背馳其說附會紛錯而莫知所折衷也。於是以朱子之註頒之學宮。使天下讀是書者有所依據而返之於身以措之天下國家者。可不畱餘憾

矣浴習既久學者視為具文甚者惑溺於異說汩沒於講章厭棄傳註支離剽竊無有力究聖人之微言大義者嗚呼朱子之學不明而四書之義亦因以晦矣朱子竭一生之精神以作集註精微洞徹銖兩悉稱然必參之或問以暢其說參之輯略精義以致其詳參之文集語類以博稽其義類而辨別其旨歸其覽之也全故其研之也悉其知之也詳故其行之也力以之為文章則是非不謬於聖人以之建功業則巍然為命世之豪傑然則今之讀四子之書者專求之朱子之書而已足而朱子之書簡帙浩繁無力者皆不能徧致又不能合聚於章句之末以得其要約之方也桐鄉

相國魏貞菴先生有憂之採朱子諸書彙於集註之後名曰四書
朱子全義先生輔翊兩朝聲績論著炳烺天壤顧此書尚藏于
家未鋟以行世歲庚寅季子念庭來守吾漳始出以授詹兼山先
生校而刊之兼山爲吾漳隱君子者訂既核剞劂成書念庭屬世
遠序之世遠海濱末學何能窺見萬一顧嘗讀此書而歎其義蘊
之畢該編次之盡善也前乎朱子之解四書者朱子或則存之或
揣切疾借稍覩此皆又未傳見暢書靠求已見之載而謝但切
則爲說以辨之矣後乎朱子之解四書者其佳者多不出朱子之
範圍其自謂爲奇異可喜者皆朱子或問中之所刊駁而不遺者
也其獨窺蹊徑恃超悟而詡新得者皆朱子所謂彌近理而大亂

眞者也其句釋字解使本文語意反以沉晦則近世之講章而朱
子所詆爲俗儒者也方今
天子神聖久道化成特躋朱子於十哲之次凡朱子之書靡不通
貫而表揚之是書之出適當其會吾知天下之讀是書者由朱子
以上求之四子沉潛反復不囿于科舉而有以自奮其身於聖賢
之歸治隆于上俗美於下則貞菴先生之嘉惠後學誠宏遠也念
庭克承父志而梓以行世亦可謂繼述之大者矣
堂堂正正之師可爲讀四書者之圭臬

○居業錄序

居業錄向未有刻本世遠始見儀封張先生於三山署中授以是書曰玩此則見理自明心自靜且曰人可不自奮哉敬齋先生一布衣耳巋然獨立蔚爲一代儒宗遂至從祀廟庭享食百世人可不自奮哉世遠讀而識之不敢忘至是將以授梓因不辭固陋而序之曰當正道顯晦異學爭鳴之日徒得一二拘謹之人不足以追蹤往哲而振拔流俗謝上蔡稱孟子强勇以身任道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由其氣足以勝之也朱子曰曾子大抵剛毅故能獨得斯道之傳子思行事他無所考如孟子所云何等剛毅

由是觀之血氣之氣不可有義理之氣不可無豈故爲矯異哉不如是則無以任肩斯道而畏縮瑣嚅之態必不足以挽頹風而起末俗也然皆非其心之細見理之明則雖揚躁踔厲不過湖海豪氣矜已傲物與聖賢道義之氣何涉哉詳考敬齋生平以求放心爲要以居敬窮理爲宗其研極天人剖析理欲眞不遺餘力矣而其剛大之氣發見于語言行事之間觀其主白鹿之教毅然以斯道自任與白沙同遊康齋之門至譏其淩虛駕空儱侗自大羅一峯張東白皆當時鉅公往復論辨無所屈撓斥佛老痛抑功利使其立朝則伊川經筵之疏橫渠名對之言斷可爲敬齋信之也且

（讀者都見先生乎紙上）（正須辨別）

使敬齋少貶其道以徇于人勢位豈不可立致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見理明而浩然之氣勝也張先生平日得力於是書者已久茲特刊布以開示來學世之學者苟能不憚於卑賤收其心養其氣以入聖賢之奧不難矣

老筆高文可想見先生自命。昔人謂三代後儒者僅做得鄉愿而做不得狂狷讀先生此文可謂詳哉其言之矣

學規類編序

中丞儀封張先生以伊洛之傳開闢中正學術體

皇上崇儒重道訓飭士子之意特設正誼堂於三山會城手訂學規類編一書示學者以從入之方用功之要書成命世遠序之因述先生之意而竊有言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而大明孔子之道至孟子幾息而復明孔子孟子之道至周程朱張久息而復益明凡其循循啓迪皆使人復其性而已其要有三曰主敬曰窮理曰力行不主敬則無私之體何以澄之不窮理則天下古今當然之則何以考之不力行則所謂道聽塗說而已何由有

以復其性之本然哉。明儒有言。道學不明。士子或趨於勢利。或溺於詞章。或流而入於禪學。世遠。竊以今世之病。大半在於勢利。（直[illegible]宋講析）詞章。（勢利）其後焉者也。禪學又其後焉者也。士子束髮受書。凡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教其弟者。不過以拾科第。取利祿。為急務。身心性命有如外物。甚或攀緣趨附。以為進身之階。幸而得志。則以持祿固位。肥身保家為長策。其有能卓然自立。成一家之言。以垂不朽者。有幾人哉。宋之眉山。明之北地。詞章之雄者也。雖其於道未能有聞。（詞章家能從勢利）然素所樹立。類皆高自位置。有所不為。豈肯與夫已氏者。洪榮辱得失於一夫之口哉。今之以詞章自名。而不雜于利勢者。實未

數數見故曰今世之病詞章其後爲者也宋朝當理學昌明之會周程朱張數君子比肩而起德性問學之功昭昭若揭於天壤學者有厭苦於格物窮理之煩者倡爲心學之說恃其超悟凌躐等級一以致虛立本爲宗其弊不爲佛氏明心見性之學不止是以

假心學正恐亦然

有心斯道者起而攻之然其爲人大都義利辨取與嚴出處正特以學術之差有以誤天下後世不能不急爲辨耳今之人方且營營逐逐于外而無所止尙慮其流入爲明心見性之學哉故曰禪學又其後爲者此也先生以一代醇儒當倡明絕學之任欲返禪學於道藥詞章以正而力啓夫勢利者隱微深錮之病首刻是書

尤為深切著明學者苟能純主敬之功窮理力行以復其性之本然將歷聖相傳之道萬古猶一日也洛閩之學其復興乎

其言深切著明可息諸家紛紛辨論

○古文雅正序

康熙乙未歲余自京師回閩家居數載評選歷代古文自漢至元約二百三十首子弟及門私自抄誦未敢以問世也雍正元年特名入京與同志李君立侯張君季長參論考訂文是正之高安朱可亭先生適季長作令長洲取以授梓余因而序之曰是選也採之各家文集者若干篇採之二十一史者若干篇若漢魏之叢書文選文粹文苑文類以及名臣奏議偶有所喜則登之文雖佳非有關於修身經國之大者不錄也（語可為經濟指南）言雖切而體裁不美備則賢哲格言不能盡載也其辭則可法可傳其文則可歌可誦然後錄

之不及三傳檀弓者檀弓經也三傳雖傳經也不及戰國策者多機知害道之言也荀韓莊列不載者斥異學也嗚呼虛車之飾輿犬羊之鞹交譏也不加體縻躬行之功徒誇閎博雕鏤之用先儒之所羞稱也言不能以足志文不能以行遠亦大雅之所弗尚也措之為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發之有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之美言為心聲辭尚體要斯集之所由選乎凡余所評論自寫心得不偷不必貽笑大方弗恤也名之曰雅正者其辭雅其理正也

提筆直書不煩繩例而自合

○重修漳州府志序

康熙庚寅春、柏鄉念庭魏君守吾漳、余時在京師、君以治漳之政下詢、余曰、夫正己清操、撫民率屬、君之本所學以措之治者、無待余言也。顧吾漳郡志自萬歷至今踰百年矣。此政事之大者、非君莫可。君慨然曰、是吾責也。治漳三年、政洽民和、百廢俱舉。君已得其山川戶口風土人情盛衰因革之大概。余時守制家居、謂余曰、郡中所言今可行矣。願以相屬。余退而慘然不寐者久之、曰嗚呼、故老凋矣。薦紳老成備知明季 國初之事者、凋喪無餘。余小子何知、敢與斯役。且吾漳自百年以來、兵燹頻仍、典籍散失、守令將

校尚有不能紀其名況於鄉曲里巷匹夫匹婦之微其孝義節烈
烏能家考而戶按之也哉顧及今不修後將益難因與陳君石民
李君麟若陳君少林汪君嘉仲尋經始於癸巳四月君不憚搜羅
不惜糜費凡九閱月用就厥緒甲午春余以服闋入都人物賦役
二卷未及定稾陳李諸君相與續成之首末序論以及義例傳記
君又增損而潤色之是冬剞劂告成君以書來屬余序之余惟賢
（上後後作指點而他人自見不再說不出）
人君子之爲善也非有所慕於其名也而名卒歸之庸人之不能
爲善也非有所願於其名也名亦不及焉然迨其身已沒其子若
孫往往以得概志乘爲榮以不得與爲辱豈非恆性之若甚奔之

好有不可泯者耶維漳建郡始於唐初僻陋瀕海然山水峭冽鬱積雄奇有宋朱文公涖郡以後陳北溪王東湖兩先生親承其統緒道術既一禮法大明勝朝陳剩夫蔡鶴峯諸賢又起而賡續之洎及明季周忠愍黃石齋何黃如諸公氣節文章尤爀然為天下望流風餘韻至今猶存吾漳人之不自菲薄也得無望前修而加（眾米亦不可泯）勵乎且夫訪古者考其山川衢時者識其風土察變者詳其沿革官斯土者雖千世百世之遠猶得按其官蹟姓氏而知其賢否有所蹤于前斯有所惕于後而凡生斯地者知科名爵位本不足重要惟砥行修名者之得垂休光於無既也是則君所以修輯是書

之意也夫

特論特高是謂詞有體要

鹿洲初集序

吾友藍鹿洲與余少同學同受知於令君華學陳公督學心齋沈公撫軍儀封張公九試於鄉不遇選於庠貢成均朝之名公卿大夫莫不高其才重其學

天子召見授廣東潮州普寧縣且曰以彼其才任府道綽乎有餘未三載以不善事監司削籍潮之官紳士庶各斂金爲輸其所坐官逋千七百兩有奇太守延修府志制府禮爲上賓事多咨訪而行代刻其古文若干卷鹿洲郵書屬余序之余惟今之爲古文者（此評允切）患在氣不充又在學不適于有用氣不充則雖掇拾妝飾貌爲古

質而薄弱短促氣不能貫三五行古人所謂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者安在也學不適于有用則雖激昂慷慨抑揚反復而中無所有不能發而有言即言之亦不能疏暢而洞達所謂坐而言起而行者安在也鹿洲負不羈之才敦內行通經史曉達治體平生語經濟必曰諸葛武侯言文章必曰韓吏部以振古人豪自命尙論古今敷陳事理洪纖高下振耀而傑出奔溢闔闢若夾山雨後之江瀨巨石之裂懸崖絕谷使見者震駭驚愕退伏而不敢逼視而按其言則又切近合機宜不如是不可以行如是行之則必有效鹿洲其可謂善養其氣卓然爲有用之學者矣方鹿洲　名

見時例赴吏部試同列皆蹴踖循故事鹿洲獨奮筆上五千言奏

此文不見集中

陳五事

天子下其議多施行非抱負不偶者能如是乎及作令觸怒監司

人或勸其不意屈節可以免禍鹿洲日吾嘗歷澎臺涉大海出入

作何語

發得詔諭四十五字

風濤雷浪冒矢石入窮山密箐雜諸剃髮鑿齒刻耳文身之衆觸

毒霧受惡癘氣而不懼況吾蒙恩作

天子令其背數方罷道以媚監司哉卒以此獲罪三歲而後得脫

粵之人自上達下莫不飲食愛助延請禮重爭迎致之恐後此非

有浩氣者能如是乎以是氣而發之文其聲不更大以宏乎且使

居官之日稍有歉心枕政事後且無顏以對彼都人士况能使之飲食愛助延請禮重爭迎致恐後且爲刻其文以傳世乎雖然義一折一放一緊以至一縱一跌一張一潮一贊一發一收一辨理之氣氣也血氣之氣亦氣也有用之用用也觀其所養亦用也鹿洲得無有未純于理義之氣惜其用而果于一用乎鹿洲今年且過五十磨礱浸潤學益粹養益深畜其氣以裕其用以發之于文吾知文且進而駕于古而又豈徒以文見哉

鹿洲抱經濟有用之學功在平臺此文極力寫生末段則筆頭更進

入閩試牘序 代督學沈公作

方今

天子神聖。海內向風。人文蔚起。天下懷奇抱異俊乂閎博之士。莫不自奮於清時。蓋數十餘年於此矣。康熙壬午冬、例遣學臣視學四方。 天子曰、凡所為培植人材。體朕意以興多士者。莫亟於此。名翰詹詞臣赴內廷再試。 命下之日。 賜御書詩論。偕至某以不才、謬膺閩中任。竊念閩為理學之區。才士之藪。年來風氣日上。使者將何以仰報 聖天子責成之意也。說者謂校士之道在公與明。以余觀之。公非難而明實難。夫公所以難者。身家與功

名累之而已。余本寒素。通籍三十年。不別治生。以長尺寸。先民之言關之素矣。又見家藏金穴。朝有石交。覆轍相仍。曾不旋踵。維名興利。直浮漚視之耳。然遂謂余操鑑之不差。則又不敢。歲科兩試俱刻期一年報竣。下車伊始。靜候郡縣送試。動需時日。通省試畢彙冊送部。檢點磨對。前後約計三月有奇。八郡一州。山峻水駛。舟車再歷。亦越三月有奇。其中監臨校射。以及衙署案牘紛披交迫。鮮有寧時。閩省生童統計幾二十萬卷。明經太學又若干。捜晝繼昏。繙閱再三。雖歷世叔五行俱下。猶懼弗給也。且夫才多者苦于

○發○斂○迅○疾○次○新○

額少。張織離絲耳。而整轡中原。僅于控勒馳驟之間。微分先後權

○東○漢○神○境○杜○往○如○是○子○當○不○學○絲○中○佐○人○閣○文○德○賢○金○巷○尚○諸○

○武○備○皆是○○○○○○○○○○○○○○○○○○○

衡術失則駛騁長鳴矣。才少者又背於尤數之難。求結緣於砥砆。求照乘連城於碔砆。安知不有一二瓦礫乘間而投乎。自惟入關以來。精神勞瘁。時月亦所不知。余家在浙。如在萬里之遊。九重至尊。如在咫尺之近。其身家功名兩念。何足纏繞其懷哉。今所以刊布若干篇。公之同人者。以明余苦心所在。不忍聽其荒烟埋沒。非敢云轉移風氣。以昌趨文藝自任也。雖然。文所以載道也。制義者代聖賢以立言。非知道者。其言之不能深切著明。是故經傳所以培其根也。諸子史集。所以擴其識見而闊其議論也。余不揣固陋。欲于風雨爭飛魚龍百變之中。擇其詞有根柢。辭尚體要

者以為之坊堂堂正正意在斯乎但明之一字自昔難之狐裘反衣古今同歎余雖雜雜雜不負此心終不敢謂是編有當於海內諸君子也何其諒我而教我哉

仍遜謝作之精

榕學之難任此文道謚廿哲而其文亦如纖離綠耳整轡中原

送鄂少保相國經畧西陲序

昔宋蘇文定公有言天下不可一日而無重臣重臣者在朝廷之中士大夫不敢妄肆怠惰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敢奪文定之論可謂篤矣而吾謂國家之得重臣爲最難必上有明聖首出之君委任既專恩禮兼隆而爲之臣者又必有學問深醇之氣正直之操忠厚惻怛之懷兼收善下之度凡政令之否臧四方之利病人材之賢否進退先服四裔之向背順逆莫不引爲一已之事欣戚愛惡榮辱利鈍一不以介於其中然後能同德一心可內可外可將可相無所往而不宜也雍正十年壬子秋七月

欽命少保大學士一等伯鄂公督巡陝甘經略軍務、公朝之所謂重臣也。天子之所敬信體貌有加、天下士大夫所望以爲蓍蔡者也。先是公總制雲貴廣西三省、吏服民懷、丕績遠播、烏蒙之變、不踰時而奏克。天子召入政府、以三省所治專而不咸、宰相所理淵而博、公夙夜寅恭、襄贊晉庸。明良之契、不能旦夕離也。茲以準噶爾餘孽、尙稽天誅、兩路大將軍進師、凱旋未奏、命公往經理、宣撫之、公此行、揚皇威於萬里、宣明聖天子之德意、周爰諮諏、恐心謨畫、相事機之會、度職守之宜、何以擣其巢而得其要領、何以防其逸而遏其犇衝、以及糗糧芻茭

○大○氣○包○舉○筆○力○三○[illegible]○

長逝短運之何以順適于輿情供億輸將官與民市民爲官役之何以底於克協或名發土兵可以省遠役師旅抑或成信所孚不戰而可以坐屈叛猾擒其兇而革其面夫陝甘之民 天子加恩數倍他省蠲其常賦擠其物直貸其宿負恤其疾苦申其化諭今見公至吾卿士民强誦德歡呼將士之强頭躍用命也昔唐開

以秩已將結之章法極析

元盛時邊宰相張說巡邊立平康待賓餘黨奏罷邊兵二十萬人說之學術品望未必及公而巡邊之績甚偉綱目大書以美之宋仁宗使韓范駐劄涇州不數月也元昊稱臣請和西鄙晏然無事嘉祐治平之盛實基于此公之經濟堪與韓范比肩而準曠爾餘

醜又非元昊等夷我

聖朝威靈

皇上仁明聖武又非唐宋二代之比且我

聖祖仁皇帝所赦之九死而一生卵翼以長者乃敢父子忘恩抗背其不可逭也必矣　天子命公三閱月囘朝謚以小醜不足以煩公之久駐而且夕承弼其丕應將受爲弘且遠也世道與公同事　禁庭公不余鄙辱誨勵之嘗與余語性學之原經世宰物之方知公之所以稱重臣之選膺　帝眷之深者豈徒在聲績之外著哉

首段論重臣甚精中段核時務殊偉後以唐宋人才相比較銖兩適稱惟文端不愧此言

送黃侍御巡按臺灣序（名叔璥）

臺灣居海外在南紀之曲東倚層巒西界漳州南鄰粵北之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地近河沙磯小琉球周袤三千餘里孤嶼環流土壤沃衍禾稻不糞而長物產豐蕃果蓏蛤硫磺水籐糖蔗無所不有固東南一大聚落也自廈門金門迤邐以達澎湖可六百餘里又東至臺之鹿耳門旁夾以七鯤身北線尾水淺沙壅紆折難入明嘉靖末海寇林道乾據之道乾遁顏思齊勾倭人屯聚鄭芝龍附之未久荷蘭誘倭奪之鄭氏擊荷蘭爲巢穴傳三世今天子聲教四訖鄭氏擒滅設官置吏休養孳育垂四十年去歲羣

不逞之徒煽惑莠民擅據嘯號頻　天子威靈將帥用命舟師直入七日奏克　天子特注意臺灣簡監察御史中有敢實廉能嫻猷略知治體可任以股肱耳目者二人往按其地黃君偕異君膺新命以行余與黃君同門友也夙知君家學素底君兄弟五人皆有聲績長公次公以督學滿正晉秩為卿君年最少由吏部陟臺中能直已行道不矯激沽名為

聖主所倚信以夏四月至闕余一見即為臺灣慶得人君自童子試至登進士第未嘗出都門茲將出波濤航大海奉

天子命以綏輯羣黎神志肅定忠慎恢廓古所謂大丈夫者君其

人矣。夫臺灣鮮土著之民耕鑿流落多閩粵無賴子弟土廣而民雜。至難治也爲司牧者不知所以教之甚或不愛之而因以爲利夫雜而不教則日至於侈靡蕩逸而不自禁不愛而利之則下與上無相維繫之情爲將校者所屬之兵平居不能訓練而又驕之夫不能訓練則萬一有事不能以備禦驕之則恣睢侵軼于百姓夫聚數十萬無父母妻子之人使之侈靡蕩逸無相維繫之情又視彼不能備禦之兵而有恣睢侵軼之衆欲其帖然無事也難矣今海氛已靖臺地乂安監司守令皆慎飭之員則所以教而愛之者必周總戎監君又乎臺者積人也所以練而馭之者必至君與

吳君從容經理其間愼飭乃爾條罔不同心營構之人行將數百世賴之豈徒南粵之奉伏波蜆山之傳叔子已哉余淺人也烏知事宜然地近梓桑不能不關心于勝算君之至自能不擾而核不肅而成也

直舉胷臆莽莽蒼蒼而拔之萴有條有理先生文奇而必軌于正如是

三希堂文錄卷二

漳浦蔡世遠聞之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上高李芳蘭同册校刊

諸羅縣學記

諸羅縣學、原在善化里之西。茅茨數椽。康熙四十三年甲申、鳳山令宋君永清、攝篆諸羅、因縣署移歸諸羅山、始就羅山議建、丙戌、邑丞孫君元衡攝縣事、建大成殿櫺星門、戊子、宋君復來署篆、建啓聖祠、乙未遭颶風、屋瓦門牆皆圮、今令君貴陽周侯憮然曰、是吾責也、是歲十月興工、修葺破壞、大成殿、啓聖祠、則易故而新之、

又建東西兩廡以祀先賢先儒東有名宦祠西有鄉賢祠啓聖祠之東建明倫堂西建文昌祠廸西爲學舍以便肄業櫺星門之外周以牆榜曰禮門義路牆之外爲泮池皆前所未有也靡白金千五百有奇侯獨肩之不擾民丙申六月告成世遠時應中丞雷陽陳公之招主鼇峯書院吾友陳君夢林客遊臺灣周侯介陳君以書來求記且曰諸羅僻居海外諸生觀化聿新願有以敎之也世遠孱陋何知爰卽鼇峯諸友相與砥礪者而告之曰君子之學主於誠而已矣誠者五常之本百行之原純粹至善者也人之不誠者無志者也人之無志者由不能盡其誠者也誠以立其志則舜

可法而文王可師其原必自不欺始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其功由主敬以馴致之程子曰未至于誠則敬然後誠也敬也者主一無適以涵養其本然之謂由是而誠茂以審于將發慎動以持於已發則合動靜無一之不誠也雖然由明以求誠之方惟讀書爲最要朱子曰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於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學者本此以讀天下之書則義理浹洽致用宏裕雖然非必有出位之謀也盡倫而已矣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吾父子兄

討學叔所云主敬窮理力行盡己之功立體精審盡倫[illegible]

弟胞然藹然盡吾愛敬之忱也克伐怨欲之心何自而生哉始于

家邦終于四海皆其物也庸近之士不能返其本思其終但以爲讀書得科名而科名成家榮門里利身家而吾事畢矣其幸者苟一得其不幸者則老死於布褐而已矣其天資厚而習染輕者居是官也猶可以寡過其天資薄而習染重者則貪殘爲而已矣夫[illegible]此身父母之身也天地之身也民物所胞與之身也以父母之身天地之身民物所胞與之身顧可不返其本思其終以貽父母羞以自外于天地以爲民物所詬病哉諸羅雖僻處海外

聖天子治化之所覃敷三十餘年於此矣巨公名人相繼爲監司守令其間風俗日上今若萃一邑之秀于明倫堂相與講經書之

髮旨體朱儒之微言告之以立誠之方讀書之要倫理之修經正理明則善人多爲國爲民胥于是乎賴非徒科名之盛也陳君爲我言周侯淸修幹固而廢其興引人于善惟恐不及吾知所以長育人材化民成俗者必有道矣

樸質佩遜不求燦然聲應琢乎日身心所得者以著之于言故有味如此然中有奇氣鬱勃其間非他儒家姝姝煖煖之所能及也

月湖書院碑記

國家定鼎六十餘年令漳浦者以十數未有立生祠者有之自四明陳公始公爲介眉先生令子本其家學由翰林出宰漳浦邑故繁劇難治公厲以居身儉以養德法立令行邑人抵掌慶曰六十年來無此矣邑賦役故偏累小民黠者往往相緣爲奸公既至究徵收法均保甲以二百家爲保家第其口多寡而籍之以供役五年一編丁即按而增損之令民各爲親供計其實產自封投櫃雖至親而無所波及其始也奸猾皆以不便病公公毅然行之至于今公私利賴訟不擾籍吏不呼門是則公之良法美意大有造于

吾邑者也。邑忝號名區。自高東溪倡學於前。陳剩夫黃石齋繼起於後。彬彬雅稱閩中最。公益加鼓勵。以文行交修勗多士。月訂兩期。講五經性理綱目諸書。兩期課古今文詩賦。崇正學闢邪教。十餘年間。砥行立名通經博古之士。比肩接踵。嗚呼。公作興之功不可忘也。康熙戊子二月、總督浙閩梁公、巡撫張公、以南靖地雜山澗溪谷。萑苻時竊發。廉公才守上於朝。調公南靖。邑人相率列狀請留。不可。則歸取田器塞縣署門。桔槔耰鋤山積。公每出則號于道曰。公毋去。公感百姓之厚也。揭示通衢曰。吾在邑十三年。無善政以及爾民。今又煩苦我父老子弟。心甚弗忍。雖然此 上命也。吾

不行將獲謁吾雖在滿心猶在浦也衆皆感泣會有今蕭司公子令粵東者道過浦詣公至門閽故衆跪伏曰吾儕以頂賢父母不得故如此公子曰吾爲百姓屈從角門入耳次日公子出北關數百人焚香遮送於道曰公子行幸爲百姓道告當事還我使君六月十一日聞及公將行窮鄉僻壤扶老幼至者及萬人共翼公輿環跪泣曰公毋去公乃入太學李生家紿衆曰吾爲若等暫居此若等請得命再來衆大喜比昏稍解以數十人臥李門度公之出必由東門也更以百人守東門夜過半公假城守二騎開道由北門去臥李門者覺疾走東門問守者守者曰無之馳至北門公已

出發更相率擔送十里許泣別而歸時六月十三日也嗚呼士君子束髮受書排其識許以古廉能自命一行作吏或迫于上司之供億或苦于酬應之繁多夙昔清操消歸何有親朋相規勸云見諒雖有小譏寧足貶耶公涖漳浦十三年凡百艱苦皆備嘗之勁節遠清久而不變其政事又彰彰如是公可謂真讀書人不負家學者矣公為政嚴明奸胥豪猾動繩以法持之急至有造語以謗公者卒之萬喙同聲無賢愚一出于謳禱余于是歎公道之在人心而廉吏之果可為也公去後邑人斂金得二百有奇搆祠城北門名曰月湖書院月湖者所以表公之清且明又公鄉有月湖故

也。公諱汝咸字華學號心齋浙之鄞縣人辛未進士

竟體安詳中間摹寫百姓趣西處如展畫圖更可歌可泣

朱貞女傳

節孝朱貞女江西高安人今冢宰軾之長女少司空李公鳳翥之冢婦也李公子冢駒實聘貞女未娶而歿云貞女幼端莊綵服加身輒驚啼稍長或以絳總其髮輒得輒擲之地酷嗜書夜偕妹挑燈紡績不懈通四書小學爾雅毛氏詩禮記旁及史漢入家動止言笑必以禮不失尺寸王父母父母絕愛憐之時顧而太息曰惜女子也男也將光吾宗矣性至孝以曲禮內則爲的膳飲必躬進父母食必侍立旺徵乃去膳少減即惶怖變形于色暮必手整父母衾席出立戶外俟臥乃休晨立戶外問安否起乃入事諸母咸

得其懽然嘗女爲宴笑時聞貞女至則寂肅斂容諸弟或嬉戲相警戒勿使知或紿之曰至矣則皆走然貞女和愉婉娩實不知何以見憚也家宰視學秦中陳夫人歸卒于途貞女痛絕復蘇泣血三年但勉理家政撫教弟妹勤且周如陳夫人在日歲辛卯李公子登賢書未幾以疾卒訃至家人秘之貞女涔涔下曰何等訃也不使吾知者吾知之矣飲泣不食者三日王母冷夫人愉其意謂曰吾知若志願爾知禮者獨不俟爾父命乎貞女懼然起謝復治食家宰歸自秦貞女恐傷父心承歡若平日越半載乃申前說曰兒不能常侍膝下矣家宰以常理譬曉貞女哽咽曰大人良

愛我兒志決矣三日不食不得已許之旋進請曰行矣將何服而可冢宰曰於禮無之爾裁之以義遂以常服行登舟乃持服李氏予讀至此淚亦隨下聞貞女至舉家白衣冠號慟出迎聲震地鄰里皆雪涕貞女從容謁祖姑暨舅姑如儀適喪次一慟幾絕衆皆兩泣莫能仰視廟見後執婦禮甚備事兩世姑嫜猶在家事王父母父母也家人聞往覘之則曰歸語大人兒無苦也百年瞬息未亡人待盡而已祖姑熊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三月比卒李公致書冢宰曰我羈京師不能終侍吾母賴冢婦盡孝君女也刻骨難忘矣時薦紳士大夫爭傳貞女事當道欲旌其室貞女聞之請於姑遂之李公移書峻

拒乃止且書告冢宰曰兒事非中道自行所志而已脫以名加之

兒慈悳矣已而不茹葷血冢宰曰何自苦乃爾對曰偶不喜耳然

以是終其身冢宰自撫浙後入掌西臺李公亦官京師貞女往來

（反上烘染）

兩家每見內外臧獲尨飭勤肅則不問知貞女至也亡何冢宰丁

外艱時以西陲用兵

先帝方眷倚奉

詔奪情再疏請終制辭指懇激賓友勸阻萬端

貞女流涕曰大人不得歸雖官柱國年上壽猶無與耳彼姑息之

（知大體）

愛非所以全我父也

聖主必鑒吾父之誠矣果疏卒得歸甲辰元日鄰人不戒于火延

烟數百家勢甚烈家衆倉皇遷避貞女端坐室中曰死吾分也吾豈嘈雜竄避火求生者衆惶駭莫措逾時夫人破戶入持出之火遂息是夏之季家卒聞仲弟訃慟甚嘔血不止貞女歸省私泣達旦以是得寒疾不令父及翁姑知又不肯醫藥曰吾女子也吾

此與不避火諸楯也貞亦有性者

手何可令醫診視嫁卒諭之輒云無疾以解弟戶部員外郎必揩孝廉堪泣請之貞女笑曰我豈畏死者寧死必不于醫人指下生也死之前三日謂兩弟曰吾何求哉吾事畢矣但恨不得終事吾父及翁姑吾父及翁姑以我死為痛耳又曰我一生未嘗有寸金尺帛加吾身者死無負我既卒弟堪以喪歸合厝于李公子之

殯宮。時雍正二年甲辰十月六日也。年三十有四歲。

論曰、閨門、王化之始也。余觀宋貞女事可風焉。昔孔子作春秋。于婦人女子中。有秉義守節始終不回者。未嘗不大書特書屢書而不一書也。隱公七年、書叔姬歸于紀、何休曰、叔姬伯姬之媵也。媵賤。書者。終有賢行。能處約全婦道。故重錄之。迨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侯大去其國、紀侯卒、書曰紀叔姬婦于酅、啖助曰、稱紀、言紀侯之婦也。書歸。善叔姬之全婦道也。又書紀叔姬卒、葬紀叔姬、賢叔姬。皆以夫人之義書之也。成公九年、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公羊曰、納幣不書。何以書。錄伯姬也。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公羊曰、致

女何以書。錄伯姬也。又書曰伯姬歸于宋。晉人來媵。衛人來媵。齊人來媵。公羊曰。來媵不書。何以書。錄伯姬也。至襄三十年。書曰宋災。宋伯姬卒。叔弓如宋葬宋伯姬。蓋是時伯姬之舍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在。宵不下堂。傅至矣。保未至也。遂逮乎火而死。胡安定曰。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也。王樵曰。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一下堂而此足之失不可悔也。故寧守義而死也。今宋貞女之事。可謂兼二姬而有之矣。叔姬以媵而秉節不回。喪滅之後。歸酅以奉廟祀。春秋貴之。貞女未婚而守節。勤家盡孝。以盡婦道。獨不爲春秋之所貴乎。伯姬以成九年歸

宋成十五年宋共公卒又越三十四年而死于火是時子平公立三十三年矣六十老婺婦猶守保傅之義逮火以死此其事正與貞女合特火息不死與其其疾篤不使醫者診視則事異而迹同也左氏以其婦女而不婦劉原父非之以爲恒其德貞婦道之至者余謂貞女雖歸大家猶女子也即以左氏之義擬之伯姬之死過而正者也貞女之死正而非過者也余故曰蔡二姬而有之也批評精此君子之道過于厚小人之道失于薄不以已之可以偷生而失天下之常義凝成死亡造次顛沛不一動其心非安于性命者能之乎在天則與日月爭光在人則爲女中夷齊此皆

聖化之所涵濡河嶽之所鬱積朱李二家又豈得私而有之乎夫道造端于夫婦家人睽必始于婦人易曰正家而天下定言正家之必始婦人也禮曰禮始于謹夫婦所以附遠厚別也言別之厚者禮之至也思齊之詩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思齊敬也思媚和也能敬且和起化之本也貞女不徙以奇節見其和愉誠孝雖繭宜家有古人所難者以此方民猶有婦姑娣姒之間挾私財爭小忿以斁其良決其閑者乎余聞貞女讀書能知大義設誠致行故其節孝章著如此今世之士乃有終日咿唔徒以課文藝取世名雖讀聖賢書漫不知所學何事至有背而馳

之邪恤者○異日得志○又爲能守道○愛君敬身○勤民爲國家有用之學哉○此又余平日所苦口疾呼不禁因貞女發其蒙也○嗚呼○人固不可以不學哉○

貞女耳聞目見及考之傳記所在多有然奇節之外他行不能備也朱貞女則無孅不備文詳悉書之贊尤詞繁不殺比附確而析義精所以傾倒之者至矣文端公一代名臣得此女彌爲生色

烈女賀氏義婢安氏傳

烈女賀氏名千金山西崞縣人貢生賀崐女也世居陽武村自幼貞靜不苟言笑許適國學生郝維藩之子琪維藩年老止一子不幸卒烈女聞訃飲泣不食欲死又念舅姑之靡依也先是同里有狄氏名悟姑未嫁而夫死適夫門立嗣奉養舅姑終身烈女欲效之父母止之曰守節非難終身路遠爾年幼無輕言烈女流涕曰我豈不知但念兒往使二老人終其天年郝氏有後兒願畢矣父亦何所靳焉且我未適人而夫死命可知矣何不使我爲未亡人强我使二天也婢安氏者母所賸女也聞斯言繼悟姑以贊之且

氏賢之死允奇

自悟姑子長名成焉苦哉果行之我當朝夕侍養生死不負姑梁氏至賀氏烈女一見執婦道情辭懇慨姑大喜謂我家無婦而有婦將無子而有子也父母知其志不回許之康熙四十二年四月二日孤車素服詣門號喪至夫家撫棺痛哭易衰絰使歸謂父母曰兒今有家矣復勸舅姑曰死者不可復生毋悲傷撫嗣勤家吾責也居兩月孝敬備至乃議立後郝族無同行幼子族人利其產也沮其事不行烈女仰天大慟曰天必欲絕郝氏耶曰與安氏出入必偕私相密語舅姑前則好言以慰八月十七夜二人沐浴櫛繼烈女著郝門新衣更常服以衣安氏舅姑衣履及遺父母嫂妹

紉緻服物各封識雞初鳴猶聞語聲比旦門不啟排戶視之烈女
左安氏右同穴而葬貌如生烈女年十五安氏年十七邑宰馬侯
親爲祭奠申報格於例雍正四年奉　特旨採訪忠孝節義巡撫
石公以其事聞各給帑金建坊以旌之

論曰賀烈女義行卓絕抑安氏者尤足奇也烈女許適郝門安氏
未嘗許媵也既媵而守節春秋貴之紀叔姬是也安氏並未許媵
爲其主故也烈女性行爭貞於安氏何所取須然二人同心同死
均足奇也或謂安氏言及悟姑之事有類於好名非也所惡於好
名者謂無其實而事不終者也孔子疾後世而名不稱屈子恐修

名之不立安氏見悟姑而慕效之此真志士則古希賢之心何異初欲孝養尊章昌後成立事激中變貨不負鄉安不負貨名亟于賊不虛矣

此眞奇事亦古所希有者

與陳滄洲總河書

都門握別、示我詩歌、餞我別酒、意思惓惓、回思離索、不覺七年、伏念明公以百折不回之氣、特膺 聖眷、爲天下開府之首、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豈偶然哉、韓昌黎詩云、中朝大官老於事、豈肯感激徒婉孌、此獨全無氣骨者言之也、諺曰、適百里者半九十里、此言始易而終難也、班孟堅載匡張孔馬、取以合傳、贊語譏其服儒衣冠、傳先王語、然皆持祿保位而已、唐藩至忠元微之、其始非不卓然直節、終有名譽、後不免依附以就功名、卒之功名不可就、徒貽末路之譏、由斯以言、難乎不難、明公蘊蓄宏深、道力素定、兩

為郡守為民請命屢延大吏質政入於閭閻名譽馳于四表茲又
蒙　特達之知出總河政下車伊始規模宏遠其綜核名實調遣
得宜者固不待言即如解捐輸之任不欲以利權自涗也効力人
員赴轅自擇不避嫌疑以圖實效也薦賢一疏上為國下為民明
公自負與古大臣何若也世遠竊觀大臣之有名績者漢有鄭當
魏丙許晉公唐有魏鄭公宋廣平陸宣公宋有韓范司馬李忠定
明公自負與數十人者何若也治術關于學術經濟通于性命大
臣以身任事必有公清之操有愷惻之懷有明通之識有強毅之
槩有儆懼之心無公清之操則不免有寵利之疚矣無愷惻之懷

則不能有納構之恥矣無明通之識則膠執而鮮通矣無強毅之槩則雖知其然發之不易守之不固矣無儆惕之心則自信太過禍且隨之矣世之號爲明通者往往不能自勝其私而委蛇展轉流於不肖之歸其公溺自矣者（其[illegible]此[illegible]）又不能明通強毅以臻于明體達用之學彼夫已氏者見其一二事之不甚曉練斷決則嗤之曰使我爲之者不如此也偶辦一事斷一疑則又以驕之曰使其爲之必不能此也嗚呼其本已失尙得以驕於此乎此不失爲君子彼終成爲小人君子之所全者大小人之所壞者多何得以譏于此也然亦此之不能明通強毅以臻於極也今明公於數者實能兼

其推以廉亦見妙在出語婉曲使之可以關夫夫之口然明公意中必不自以爲能兼也不自以爲賢者可受能兼者正吾所謂儆懼之心也儆懼之心非我怯也其氣彌剛則其心彌小易之所謂乾乾詩之所謂翼翼書之所謂孜孜也由是而竭情盡慎使五者各臻於極則明公信可以當古大臣之稱而無疑矣契濶七載適余因生學丈赴任之便附訊與君不覺其詞之長如此伏惟諒我而教我焉不宣

明切警暢爲大臣者俱宜座置一通

〇〇與楊賓實先生書

索居七載、每思都門時、受　誨編纂性理之書。數十日內辨晰毫芒。切己體驗。或商確經濟。或旁及人間。開我聾瞶。受益良多。世道嘗謂方今天下才賢輩出。要其踐履篤實如先生者。未數數見也。世遠自乙未冬、侍安溪先生回閩、明年春、撫軍海康陳公、聘主鰲峯書院、丁酉春、安溪先生同　詔、以母老不能隨行。且於出處進退之義。不敢或苟。送吾師至會城、隨以侍母回家。其冬遽遭母變。益不復與人間事。課訓子弟之餘。邑人士月訂兩期。延至泮宮講學。學術疎庸。不過自盡吾心。藉以自淑。非敢云有補于世也。數載

以來恭聞先生　特簡直隸監司旋開府雲南正人高位邦家之光范華陽云小人之得用將以濟其欲也君子之得用將以行其志也先生蘊蓄宏深正己率物官箴自肅吏畏則民安然後大興政教以厚風俗以正人心雲南何幸而得大儒開府也朱子稱王仲淹云使其得用比肯楊韓子更懇惻而有條理竊謂懇惻者仁此是根本也即易所謂元者善之長程子所謂滿腔皆惻隱之心張子所謂乾父坤母民胞物與者是也此是伊川程子所稱有體有用之儒有條理者本平日讀書窮理之功措蓋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也則正而施則行也無懇惻則立體不宏無條理則致用不裕彌者所少者懇惻也雖有條理亦非王者之治竊謂王霸之分止此而

已。嘗敬仲之治齊也，非不民衣民食，教孝教弟，示義示信，然孔子小之，孟子卑之者，以其心但以為不如是則吾國不當強而已。（此一切於時弊）王者則從本原之地流出，以不容已之心，行不容已之事，盡吾性分所固有，行吾職分所當為，故伊尹納溝之心，與敬仲治齊之心，非知道者不能識也。俗儒無識，以性命之學為無與於事功，陋矣。先生懇惻條理，有如仲淹而謙，收抑畏之氣，抑又過之。（此數先補得好）但所謂懇惻者無盡，而條理者無窮，事變繁多，士俗各別，所謂條理者尤難之又難。先生其亦不敢不以為難者乎。古人有言曰：大法小廉，大臣能廉，僅得其半，非廉無以行法，非法無以佐廉，使一已廉靜而屬

員奸貪或限于耳目之所不周或因循牽制而不能決去猶是獨善其身豈稱開府之治哉雲南越在僻小政教之行比中州內地較易吾知先生之用法以濟厲者仍本所謂懇惻條理者以施之世道行樂觀其成焉

中間論王霸分別處最精最深霸者不患無條理而患不懇惻王者不患不懇惻而患無條理且條理無窮一部周官古人之條理也一部廿二史後代之條理也而因時制宜今又有不相襲處故曰難之又難

祭座主安溪李文貞公文

嗚呼世遠方在苫塊之中哭吾母也今又哭吾師哉嗚呼吾師之於余小子可勝言哉歲已丑吾師主禮闈世遠成進士吾師爲之天子特命讀書中秘爾是悉訓不倦迪我者不徒在語言文字之閒期我者有出于功名爵祿之外嗚呼可勝言哉世遠服習未備之昔歷有年所自吾師啟其鑰而發其覆生平學識始有依歸嗚呼不謂荒陋如世遠猶欲進之以程朱之學也世遠幸際明時雖櫟社無中繩之材然野人懷負暄之獻已丑冬吾師攝行郊天之禮齋宿天壇獨召世遠與語久之訓曰予抱經濟何不盡言之因

得盡吐於前質論商確過夜分嗚呼不謂述疏如世遠猶欲兼之以經世之務也世遠雖無中智之質然有好善之心亦見端人正士及一言一行足錄皆心識不敢忘議論之間偶有所及吾師體待有加時有薦拔嗚呼以世遠之愚昧猶不以可否為無足重輕也庚寅秋世遠以省親假歸臨行贈古畫一幅乃龜山立雪圖也嗚呼師雖不言世遠敢自棄乎逾年遭先君子之變哭教三年燕闕萬里愛憎不一毀譽叢加雖素號知交尚不敢保其間流言而不信吾師確然不惑服闋入都日特薦世遠分修 御纂性理精義承君子之提命受

聖明之指畫。人生至樂。無踰於此。是秋侍吾師歸里。適撫軍海康陳公重振榕峯書院。問師於吾師。吾師爲世達往主其事。嗚呼。榕峯人材淵藪。九郡之英咸萃。竊不自揆。欲推明吾師之學。以振道南之緒。以復鄒魯之風。雖德涼學淺。不自知其蚉力之負山也。丁酉春。吾師趨　詔。道出三山。世達率諸子弟。請臨書院講學。自開府以下觀聽者千人。今所刊榕峯講義是也。方欲俟吾師致政歸里時。擇其尤者。攜至榕村親聞謦欬。俾有成就。詎知訃音至哉。嗚呼。古稱師弟之誼。有知我之感。成我之恩。吾師之知我成我。可勝言哉。悲悼之深。辭不能文。敢敘其區區如此。至吾師緒承絕學。有繼往

開來之功遺進　聖明有弼諧亮功之績此自有天下後世之定評國史之紀載世遠亦他有敘論故不贅而特云爾者嗚呼惟夫子知我也何贊

尊就自已爲其知厚之情與穆堂集中祭安溪文三篇致意各別

書李文饒傳後

李文饒古今才相也余觀其在浙西也汲汲不忘君其治蜀也聲施爛然而其相武宗也事功幾過于韓琦當武宗時天下可謂多故矣藩鎮之橫擾於西夏之師也小人雜進非如治平之時也文饒雍容其間一二此附余身皆見天下晏然受其福琦相英宗何以過是哉就唐代論之氣節不及宋璟而才並乎姚崇風度不及張九齡而行純於張說高志不及李泌而功績著于令狐綯就他代論之呂許公張江陵才遠不及之矣莊聖太后臨朝時許公功為多江陵相業亦未可輕如貶韋弘質貶范文正貶劉蕡其專擅亦適相類然文饒雖

抑樂天而不用猶與隋嵩弼高拱者不可同年語也雖其朋黨之心執而未化然牛黨皆小人君子諒焉且洛蜀猶不免復何怪于文饒哉朱子作綱目書曰李德裕卒而不具其官余不能無憾焉

萬世公論文饒可無憾于天下矣

書陳靜恪先生傳後

人生百行莫過孝友就其造極而言之則孝爲難父母之恩大矣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莪之詩備極深痛自非立身行道養志尊親行造其極未足以語於大孝也孔子稱大孝者舍舜之外無他焉就世俗而言之則友爲難愛父母者子也愛子者亦父母也人子能如父母之所以愛子者以愛父母則孝矣不然安常處順奉養服勞雖未爲孝亦未嘗以不孝聞至於兄弟其始也分形聯氣傳衣共食至成也迨其後也妻子間之財產間之奴婢間之始則財不相通繼則氣不相下私意一起寖以疏薄自非友悌深至外

盡其和內盡其誠鮮能免此書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解之者曰進進于善不至於姦也余聞之師曰非也言其和孝懇至自能進進于善不格其姦也格如格君心之格君臣以義合故積誠以格之陳善閉邪格其非心父子兄弟以天合烝烝者詩所謂烝之
（初解出集朱門語）
浮浮也若以格君心者格之則有所不合矣記曰人子之事父母也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余亦曰仁人之于兄弟也起和起誠務修其極苟以其難處也而置之是恝也以其必不可已也而驟之是激也不激不恝起和起誠弟之至也常則既翕而和樂變則同憂而共患誠與和之所積也余讀陳靜修先生傳有感焉壬辰海氛

之亂先生仲季同闔城中仲兄以捐餉就繫先生自詣軍門請代帥憐而義之餉得稍減事平家既落以眼疾廢仲氏家訃僅或勸分其餘財不答此二事者余甚偉之常人爭錙銖於平日者有矣況已詘而兄僥乎悄悄於毫髮小事有矣況遭難而背代之乎是眞可以感世矣先生之子名元麟字石民與余交最爲石民之事親也至孝與先生晨夕相隨蒔花蒔著考古談經父子之間優游怡愉綣之至也故先生兩目復明石民發鄉薦先生猶及見之先生行事李約齋先生既爲之傳林君信人又書而跋之石民屬余書于後余嘉二事之可感也故詳論之且以見能孝者必能弟能

弟者必能孝能爲悌弟者必生孝子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中間釋書至精其論待兄弟處尤可法

題陶存軒歸去來館圖

余與江右陶君存軒同歲舉於鄉己丑成進士又同同讀中秘書越明年給假省覲同舟車至浙存軒嫺問學負節槩不肯苟同於人顧不余擯志亦同也存軒散館後授檢討而歸存終焉之志余亦家居十年雍正元年蒙

恩特召侍　禁近又十年於此矣存軒雖不出顧嘗謂歎其行誼其學延主豫章書院修省志倡學大江以西爲不朽盛事君子之生于世也或出或處或遠或近迹不必同要不此不愧吾心者以不虛其生有益於世爲斯已矣一日謂其子弟門人曰吾將山隱

矣。匡廬山有歸去來館。茅屋數椽。靖節先生之故址也。存斯構得之。悠然獨坐。其樂只且。歲壬子。長子學樞以中翰進京。出圖索余題其首。余素慕匡廬名勝而未得至者。與日得假南歸道江右。遂匡廬遊白鹿洞。拜謁文公遺像。讀楣間洞規之揭。誦象山義利之章。體文敬諸先生續規領要而觀。在洞從學之士。復有昔時之傑乎。又將繞而西訪存斯于歸去來館。以訂新知而商舊學荒落之餘。未知其果同焉否耶。文情紓徐不盡。

總 存斯名成吾鄉謝志實出其手有文集未刊予在京時于盧容莊先生座上得一見而未及讀今觀此文其人乃遺榮樂道如

是可謂吾鄉一典型矣此文意象圓融在集中爲另一格蓋先生晚年之文涵養深而念慮淡矣